

## 讓高牆倒下吧

### 走出高牆

五十年前，一群來自歐洲的天主教修女們住在印度的加爾各答，她們住在一所宏偉的修道院內，雖然生活很有規律，可是一般說來，她們的生活是相當安定而且舒適的，修道院建築以外還有整理得非常漂亮的花園，花園裡的草地更是綠草如茵。

整個修道院四面都有高牆，修女們是不能隨意走出高牆的，有時為了看病，才會出去。可是她們都會乘汽車去，而且也會立刻回來。

高牆內，生活舒適而安定，圍牆外，卻是完全一個不同的世界。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糧食運輸因為軍隊的運輸而受了極大的影響，物價大漲，大批農人本來就沒有多少儲蓄，現在這些儲蓄因為通貨膨脹而化為烏有，因此加爾各答城裡湧入了成千上萬的窮人，據說大約有二百萬人因此而餓死。沒有餓死的人也只有住在街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住在街上的人。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。舉個例來說，我曾在加爾各答的街道上，親眼看到一個小孩子，用一只杯子在陰溝裡盛水洗臉，漱口，最後索性盛了一大杯，痛痛快快地將水喝了下去。

就在我旅館門口，兩個小男孩每天晚上會躺下睡覺，他們合蓋一塊布，哥哥最多只有三歲大，弟弟恐怕只有三歲不到，兩人永遠佔據同一個地方，也永遠幾乎相擁在一起，他們十一點準時睡覺，早上六時以後就不見蹤影了。

這些孩子，很多終其一生沒有能夠走進任何一個房子，也可能終身沒有嚐過自來水的滋味。

住在修道院的修女們知道外面的悲慘世界嗎？這永遠是個謎，可是對這些來自歐洲的修女們，印度是一個落後的國家，這種悲慘情景不算什麼特別，她們的任務只是辦好一所貴族化的女子學校，教好一批有錢家庭的子女們。

德蕾莎修女就住在這座高牆之內，她出身於一個有好教養的南斯拉夫家庭，從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，十八歲進了這所修道院，成為一位修女，雖然她已來到了印度，她的生活仍然很歐洲式的。

可是有一次到大吉嶺隱修的途中，德蕾莎修女感到天主給她一道命令，她應該為世上最窮的人服務。

一九四八年，德蕾莎修女離開了她住了二十多年的修道院，她脫下了那套厚重的黑色歐洲式修女道袍，換上了一件像印度農婦穿的白色衣服，這套衣服有藍色的邊，德蕾莎修女從此要走出高牆，走入一個貧窮、髒亂的悲慘世界。高牆到今天都仍存在，可是對德蕾莎修女而言，高牆消失了，她從此不再過舒適而安定的生活，她要每天看到有人赤身裸體的躺在街上，也不能忽視很多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，即將去世。她更不能假裝看不到有人的膀子被老鼠咬掉了一大片。下身也幾乎完全被蟲吃掉。

德蕾莎修女一個人走出去的，她要直接替最窮的人服務，即使對天主教會而言，這仍是怪事，很多神父認為她大錯特錯，可是她的信仰一直支持著她，使她在遭遇多少挫折之後仍不氣餒。

到今天，四十六年以後，德蕾莎修女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。今年十一月十六日，她將來靜宜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，為了增加對她的瞭解，我決定親自到加爾各答看她。

## 我們瞭解的德蕾莎修女

德蕾莎修女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

她的第一個特徵是絕對的貧窮，她不僅為最窮的人服務而已，她還要求自己成為窮人，她只有三套衣服，她不穿襪子，只穿涼鞋，她的住處除了電燈以外，惟一的電氣用具是電話，這還是最近才裝的。

電腦等一概沒有。

她也沒有秘書替她安排時間，沒有秘書替她回信，信都由她親筆回，在我去訪問她以前，中山大學的楊昌彪教授說她一定會有一群公關人員，替她做宣傳，否則她如何會如此有名？而且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跟隨她，我覺得這好像有些道理，我想如果她有這麼一位公關人員，我可以向她要一套介紹德蕾莎修女的錄影帶，可是我錯了，她沒有任何公關人員，更沒有任何宣傳品。

在天主教各個修會人數往下降的時候，她的修會卻一直蓬勃發展，現在已有七千多位修女和修士們參加了這個仁愛修會。修士修女們宣誓終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為"最窮"的人（poorest of the poor）服務。

至於她的思想呢？

德蕾莎修女常常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臨死的一句話"我渴"，對德蕾莎修女而言，耶穌當時代表了古往今來全人類中所有受苦受難的人。所謂渴不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，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難時最需要的是來自人類的愛，來自人類的關懷。

德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個替窮人服務的處所，每個處所都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，而在十字架旁邊，都有"我渴"這兩個字。她要提醒大家，任何一個人在痛苦中，我們就應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，任何替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，都是替基督所做的。

德蕾莎的默想禱文這樣說的：

**一顆純潔的心，很容易看到基督**

**在饑餓的人中**

**在赤身露體的人中**

**在無家可歸的人中**

**在寂寞的人中**

**在沒有人要的人中**

在沒有人愛的人中

在癡瘋病病當中

在酗酒的人中

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

窮人餓了，不僅只希望有一塊麵包而已，更希望有人愛他

窮人赤身露體，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，更希望有人能給他人應有的尊嚴。

窮人無家可歸，不僅希望有一間小屋可以棲身，而且也希望再也沒有人遺棄他，忘了他，對他漠不關心。

德蕾莎修女不只是一位社會工作者而已，為了要服務最窮的人，她的修士修女們都要變成窮人，修士們連手錶都不准戴，只有如此，被修士修女們服務的窮人才會感到有一些尊嚴。

只有親眼看到，才可以體會到這種替窮人服務的精神，他們不只是在服務"窮人"，他們幾乎是在侍奉"窮人"。

德蕾莎修女說她知道她不能解決人類中的貧困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必須留給政治家、科學家、和經濟學家慢慢地解決，可是她等不了，她知道世界上太多人過著毫無尊嚴的非人生活，她必須先照顧她們。因為修士修女們過著窮人的生活，德蕾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錢，她從不募款，以她的聲望，只要她肯辦一次慈善晚飯，全世界的大公司都會捐錢，可是她永遠不肯。她不願做這類的事情，以確保她的修士修女們的純潔。她們沒有公關單位，顯然也是這個原因。

事實上德蕾莎修女最喜歡的不僅僅是有人捐錢給她，她更希望有人肯來做義工。

在德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，有一句話是我一直不能瞭解的：

**一顆純潔的心會**

**自由地給予**

**自由地愛**

**直到它受到創傷**

說實話，我一直不懂，何謂"心靈受傷"。這次去見了德蕾莎修女的工作場所，參加了修士修女們的工作，才真正了解所謂"心靈受傷"和愛的關係。

**和德蕾莎修女的五分鐘會面**

要見德蕾莎修女，只有一個辦法，那就是早上去望六點鐘的彌撒，我和她約好九月四日早上九點見面。五點五十分，我就到了，修女們都已到齊，大家膝地而坐，這好像是她的命令，教堂裡沒

有跪凳，一方面是省錢，二方面大概是徹底的印度化。除了修女以外，幾十個外國人也在場，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全是修女的義工，來自全世界。

我到處找，總算找到這個名聞世界的修女，她在最後一排的小角落，這個精神領袖一點架子都沒有，靜靜地站在修女們的最後一排。

彌撒完了，一大堆的人要見她，我這才發現，德蕾莎修女沒有會客室，她就赤著腳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和每一位要和她見面的人談話，這些人沒有一位要求和她合影，雖然每人只談了幾分鐘，輪到我，已經半小時去掉，在我後面，還有二十幾位在等。

她居然記得她要去靜宜接受榮譽博士學位，雖然她親口在電話中和我敲定十一月十六日，雖然我寄了三封信給她，告訴她日期已經敲定，可是她仍然忘了是那一天，所以我面交了最後一封信，信上再說明是十一月十六日。然後我們又討價還價地講她究竟能在台灣待幾天，她最後同意四天。

我問她有沒有拍任何錄影帶描寫她們的工作，她說沒有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書介紹她們的工作，她也說沒有，可是她說附近有一座大教堂，也許我可以在那裡找到這種書。我沒有問她有沒有公關主任，答案已經很明顯了。

我想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到，因為我給了她一張支票，她要簽收據，折騰了幾分鐘，後面還有二十幾個人，我只好結束了會面，我後面的一位只說了一句話"我從倫敦來的"，一面給她一些現款，一面跪下來親吻修女的腳，她非常不好意思，可是也沒有拒絕。我這才發現，她的腳已因為風濕而變了形。

## **垂死之家的經驗**

我在加爾各答可以有三天的自由活動，因此決定去修女創辦的垂死之家做義工。

垂死之家，是德蕾莎修女創立的，有一次她看到一位流浪漢坐在一棵樹下，已快去逝了，她在火車上，無法下來看他，等她再坐火車回來，發現他已去世了。當時她有一個想法，如果有人在他臨死以前和他談談，一定可以使他比較平安地死去。

還有一次，德蕾莎修女在街上發現了一位老婦人，她的身體到處都被老鼠和蟲所咬壞，她將她帶到好幾家醫院，雖然有一家醫院終於接受了她，她在幾小時內就去世。

德蕾莎因此創立了垂死之家，在這裡的人，必須要病危而且要無家可歸的流浪者。

加爾各答滿街都是無家可歸的人，晚上出去必須小心走路，不然一定會碰到睡在地上的人。有一位義工告訴我，有一位愛爾蘭女士，每天在街上走來走去，如果看到有病重的人，就會送到垂死之家去，她也會常常發現癲瘋病人。德蕾莎修女和一家救護車行，有一種共識，他們會替她服務。會將這種病人送到修女的癲瘋病院去。

在垂死之家，病人有人照顧，既使最後去世，在去世以前，至少感到了人間的溫暖，因為修士修女們都非常地和善，他們盡量地握病人的手，如果病人情形嚴重，一定有人握住他的手，以便讓他感到人類對他的關懷愛他。

雖然德蕾莎修女是天主教修女，她絕對尊重別人的宗教，每一位病人去世以後，都會照他的宗教信仰火葬。

九月四日，垂死之家的義工奇多，可是每個人都忙得不亦樂乎，我第一件工作是洗衣服，洗了一個小時，我溜到樓上去曬衣服，這才發現他們連夾衣服的夾子都沒有。正好碰到大風，只好每件衣服都打個結。

曬衣服回來，忽然有人叫我："修士，有人去世，你要來幫忙抬遺體"我不是修士，可是也不敢否認，因此我就去抬了，抬入一間暫停的停屍間。我沒有看到她什麼樣子，只感到她的遺體輕得出奇。

快十一點了，一位神父來做彌撒，經文用英文，可是所有的聖歌都是用印度文的，極像佛教僧侶的吟唱，只是更有活力，調子也快得多，除了風琴之外，還有一位男修士在打鼓，這些男修士唱歌的時候，活像美國黑人唱靈歌一樣地陶醉，很多修女在彌撒時繼續工作，只有領聖時候才前去領聖體。彌撒完了，我們要分送飯，我發現病人們吃的還不錯，是咖哩肉飯。在這以前，我注意到一個青年的病人，頂多十五歲，他曾經叫我替他弄一杯牛奶喝，我也一匙一匙地餵他，現在他又要我餵他吃。一位修女說我慣壞了他，因為他一向都是自己吃的。修女說顯然他很喜歡我。吃完了飯，他還要拉著我的手不放。

快到十二點的時後，一個傢伙來找我，"修士，那位病人要上廁所"，我這才知道，這位年青病人已弱得不能走路，我扶著他慢慢走去，發現他好矮。他上廁所的時後完全要我扶著，這裡是沒有馬桶的。

義工那裡來的？做什麼事？絕大多數的義工來自歐洲，也有來自日本和新加坡的，我沒有碰到來自美國的義工，也只見到一位印度義工，而且是從歐洲回來的。其他一半義工大概是在學的學生，暑假全泡在這裡了，的另一半大都是已就業的人士。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很多醫生來了，我就碰到六位，都來自歐洲。還有一位是義大利的銀行家，雖然他不講，也看得出來，他每年必來，一來起碼兩個星期。年青的義工常常在此工作三個月之久。

義工無貧賤，過去美國加州州長在此服務過一個月，修女們假裝不認識他，他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樣。

第二天，我發現我的工作更多了，第一件是洗碗，用的清潔劑是石灰，看起來好髒，病人的碗都是不銹鋼的，不怕這種粗燥的石灰。不過水很快就變成黑水。第二件工作是替洗好澡的病人穿衣服，我這才發現病人有多瘦，瘦得像從納粹集中營裡放出來的，似乎一點肉都沒有了。

在任何時刻，病人都會要水喝，我們義工不停地給他們水喝，有時也要給他們沖牛奶，有一位病人最為麻煩，他一開始認為我不該給他冷牛奶，我只好去找熱水。廚房的廚娘不是修女，兇得要命，用印度話把我臭罵，我不懂我做錯了什麼，只好求救於一位修士。後來才知道，我不該將病

人用的杯子靠近燒飯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加了熱水，他又嫌太燙，我加了冷水，他又說怎麼沒有糖，好在我知道糖在那裡，加了糖以後，他總算滿意了。也謝了我，而且叫我好孩子。我在想，這位老先生一定很有錢，過去每天在家使喚傭人，現在被人家遺棄，積習仍未改，可是因為我們要侍奉窮人，也就只好聽由他使喚了。

第三件工作是洗衣服，無聊之至。洗衣中，又有人叫我修士，要我送藥給病人，我高興極了，因為這件事輕鬆而愉快，有一位青年的修士負責配藥，配完以後，我們給一位一位病人送去。所以我的第四件工作是送藥送藥送得起勁，一個傢伙來找我，他說"修士，我是開救護車的，你要幫我抬四個遺體到車上去"。我曾背部受傷過，重東西早就不抬了，可是修士是什麼都要做的，我只好去抬。好在遺體都已用白布包好，我看不見他們什麼樣子。

上車以前，我抓了一位年青力壯的修士與我同行，因為我畢竟不是修士，也不懂當地法律，萬一有人找起我麻煩來，我應付不了。那位修士覺得有道理，就和我一起去了。

這位修士十九歲，身強體壯，一看就可以知道出身富有家庭，否則不會體格如此之好，他在一所大學唸了一年電機，就決定修道，參加這個修會。這位修士其實是個漂亮的年青人，只是臉上有一個胎記，使他看上去好像臉上有一個刀疤，他就是昨天在彌撒中打鼓的那一位，他十分外向，老是在講笑話，途中我想買一瓶可口可樂喝，他說他不可以接受我的可口可樂，他說他不戴錶，曾經有人要送他一只錶，他也沒有接受。他說他唯一的財產是三套衣服，一雙鞋，萬一鞋子壞了，可能要等一陣子才會有新的給他，他滿不在乎的說，我可以赤腳走路。說到赤腳，他拍一下他的大腿，痛痛快快地說：『我要一輩子做一個窮人，做到我死為止』。他說的時候，滿臉笑容，快樂得很。

我在想這小子，如果不做修士，一定有一大批女生追他，他一定可以過好的日子，可是他現在什麼都沒有了，只有三套衣服，可是他那種嘻嘻哈哈的樣子，好像他已擁有了的一切。

火葬場到了，這所火葬場有一大片房子，房子裡外全是乞丐，我們三人將遺體搬到一個炭堆上，就放在那裡，什麼時候火葬，我們不知道。我感到這好像在丟垃圾，使我非常難過，有一個遺體的布後來散了，我認出這是一個年青人的遺體，他昨天什麼都不吃，一位修士情急之下，找了極像奧黛利赫本的英國義工來餵他，卻也動不了他求死的決心，昨天下午就去世了。還好死前有人握了他的手，據說他在垂死之家四進四出，好了就出去流浪，得了病又回來，最後一次，他已喪失鬥志，不吃飯不喝水，也幾乎不肯吃藥，只求人家握住他的手。

遺體放好，我們一轉身，二隻大烏鴉立刻飛下來啄食，它們先用腳熟練地拉開布，然後就一口一口地吃起來。死者的手，原來放在身上的，因為布被拉開，我眼看他的右手慢慢地垂了下來，碰到了地。布一旦被拉開，我也看到了他的臉，兩只眼睛沒有閉，對著天上望著，滿臉淒苦的表情。我們都嚇壞了，跑回去趕烏鴉，我找到了一塊大木板，將遺體蓋上，可是頭和腳仍露在外面。

雖然只有幾秒鐘的時間，那位孩子無語問蒼天的淒苦表情，以及大烏鴉來啄食的情景，已使我受不了了。

回來以後，還有一件事在等著我，又有人叫我：『修士，我要你幫忙』，原來我們要抬垃圾去倒，垃圾中包含了死者的衣物，垃圾場要走五分鐘，還沒有到，一堆小孩子就來搶，垃圾堆上起碼有三十隻大烏鴉在爭食，更有一大批男女老少在從垃圾堆裡找東西。

貧窮，貧窮，貧窮，這次我真的看到了貧窮所帶來的悲慘，由於大家的推推拉拉，我的衣服完全遭了殃，我當時還穿了圍裙，圍裙一下子就變髒了。

我的心頭沉重無比，這種景象，以前，我只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，現在，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的面前。

回到垂死之家，一位修女下令叫我去教堂祈禱，他說修士們都已去了，我也該去。修士們果真在，那位陪我去的修士盤腿而坐，兩手分開，低頭默想，看上去像在坐禪，嘻皮笑臉的表情完全沒有了。

而我呢？我坐在他們後面，還沒有坐穩，我的眼淚就泉湧而出，我終於瞭解了德蕾莎修女的話：

"一顆純潔的心，會自由地給，自由地愛，直到它受到創傷。"

我過去也號稱為窮人服務過，可是我總找些愉快的事做，我在監獄裡服務時，老是在找一些受過教育的年青人做朋友，絕不敢安慰死刑犯，不僅怕看到手銬和腳鐐，更怕陪他們走向死亡，我不敢面對人類最悲慘的事。

現在我仍在做義工，可是是替一群在孤兒院的孩子們服務，這群孩子，被修女們慣壞了，個個活潑可愛而且快樂，替他們服務不僅不會心痛，反而會有歡樂。

我雖然也替窮人服務過，可總不敢替"最窮"的人服務，我一直有意無義地躲避人類的真正窮困和不幸。因此，我雖然給過，也愛過，可是我始終沒有"心靈受到創傷"的經驗，現在我才知道，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地愛，真正地給過。

可是五十六年來舒適的日子，忽然被這二小時的悲慘情景所取代，想起那四位死者，其中一位低垂的手，對著蒼天望的雙眼。此時窗外正好下著大雨，他不僅在露天中被雨淋，還要被烏鴉啄，我這次確確實實地感到難過到極點了。

耶穌的苦像在我前面，我又看到了"我渴"，做了四十年的基督徒，今天才明瞭了當年耶穌所說"我渴"的意義，可是我敢自稱是基督徒嗎？當耶穌說"我渴"的時候，我大概在研究室裡做研究，或在咖啡館裡喝咖啡。

我向來不太會祈禱，可是這一次我感到我在和耶穌傾談，我痛痛快快地和耶穌聊天，也痛痛快快地流淚，淚流了一陣子，反而感到一種心靈上的平安。我感謝天主給我這個抬死人遺體和到垃圾場的機會。我感到我似乎沒有白活這輩子。抬起頭來，卻發現那位修士坐在我的旁邊，他顯然看到我流淚，來安慰我的。

他說"先生，你的汗味好臭，我們都吃不消你的臭味，你看，修士們都被你臭走了，現在只有我肯陪你，你比我們印度人臭得多了。"

我知道他是來安慰我的，雖然我汗流夾背，衣服全濕了，也的確臭得厲害，可是他笑我比印度人臭，總不能默認，因此我做了一手勢假裝要打他一拳。

當時我們仍在聖堂內，這種胡鬧實在有點不像話，我們同時走到聖堂外面去，那位修士，四處張望一下，發現無人在場，做了一個中國功夫的姿勢，意思是如果我要揍他，他武功更好。

他說其他義工都只穿短褲和T恤，只有我穿了一件襯衫和長褲，修士們都穿襯衫和長褲，我當時又沒有帶手錶，才會被人誤認為修士。他調皮的說"下次再來，一定仍由你去火葬場，你最像抬遺體的人"。我聽了以後，心裡舒服多了。

離開垂死之家以前，我又幫忙洗了碗。

在大門口，這位修士背了一只麻布口袋準備離去，口袋上寫著 M.C.(Missionaries of Charity)，他看到了我，對我說"明天我不來這裡，"然後他調皮地說"修士，再見"。

我注視他的麻布口袋以及，他衣服上的十字架。好羨慕他，他看出我的心情，兩手合一地說"只要你繼續流汗，流到身體發臭，你就和我們在一起"。

我也兩手合一地說"天主保佑你，我們下次見面，恐怕是在天堂了"。我看到他拿起袖子來偷偷地擦眼淚。

第二天，我坐計程車去機場，又看到一位修士和一位日本義工在照顧一位躺在街上的垂死老人，今天清晨，老人的家人將他抬來，遺棄在街頭。修士在叫計程車，日本義工跪下來握住老人的手。他是醫學院的學生，看到我，他說，"絕無希望了"。雖然也許真的沒有希望，可是這位老人至少知道，世上仍有關懷他的。

我當時恨不得不再走回計程車，留下來永遠地服務。

雖然只有兩天，垂死之家的經驗使我永生難忘。

我忘不了加爾各答街上無家可歸的人。

我忘不了一個小男孩用杯子在陰溝裡盛水喝。

我忘不了二個小孩每晚都睡在我住的旅館門口，只有他們兩人，最大的頂多四歲。

我忘不了垂死之家裡面骨瘦如柴的病人。

我忘不了那位年青的病人，一有機會就希望我能握住他的手。

我忘不了人的遺體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，野狗和烏鴉隨時會來吃他們，暴風雨也會隨時來淋濕他們。他們的眼睛望著天。

我忘不了垃圾場附近衣不蔽體的窮人，他們和野狗和烏鴉沒有什麼不同，沒有人類應有的任何一絲尊嚴。



可是我也忘不了德蕾莎修女兩手合一的祝福，和她慈祥的微笑。

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們無限的愛心和耐心。

我忘不了修士修女們過著貧窮生活時心安理得的神情。

我忘不了那麼多的義工，什麼工作都肯做。

我忘不了那位日本義工單腿跪下握住乞丐手的姿態。

雖然我看見了人類悲慘的一面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多善良的人。德蕾莎修女最大的貢獻是她將關懷和愛帶到人類最黑暗的角落，我們更應該感謝的是她們感動多少人，多少人因此變得更加善良，我應該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### **讓高牆倒下吧**

德蕾莎修女當年並不一定要走出高牆的。她可以成立一個基金會，雇用一些職員，利用電腦和媒體，替窮人募款，然後找人將錢"施捨"給窮人。

她也可以只是白天去看看窮人，晚上仍回來過歐洲式舒適的生活。

甚至她只要每週有一天去服務窮人一下，其他的日子都替富人服務。

可是她自己變成了窮人，因為她要親手握住貧窮人的手，伴他們步向死亡，再也不會逃避世上有窮人的殘酷事實，她不僅照顧印度的窮人，也照顧愛滋病患，最近，高棉很多人被地雷炸成了殘廢，沒有輪椅可坐，德蕾莎修女已親自去面對這個事實。

她單槍匹馬走入貧民窟，勇敢地將世人的悲慘背在自己身上。

她完全走出了高牆。

我們每個人都在我們心裡築了一道高牆，我們要在高牆內過著天堂般的生活，而將地獄推到高牆之外。這樣，我們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裝人間沒有悲慘。儘管有人餓死，我們仍可以大吃大喝。

讓高牆倒下吧，只要高牆倒下，我們就可以有一顆寬廣的心。

有了寬廣的心，我們會看見世上不幸的人，也會聽到他們的哀求"我渴"。

看見了人類的不幸，我們會有熾熱的愛。

有了熾熱的愛，我們會開始替不幸的人服務。

替不幸的人服務，一定會帶來我們心靈上的創傷，可是心靈上的創傷一定會最後帶來心靈上的平安。

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容我再加一句話。

只有經過這個過程，我們才能進入永生。

**李家同 著**

(編者附註：本網站所有轉載李家同教授文章均已獲作者的同意轉載)